

故乡的 **风味**

梭子蟹的季节

□朱峰/文 朱思盼/摄



一个人的味觉记忆，在六七岁就开始慢慢形成，这种味道，叫“故乡的风味”。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我们宁波靠山面海，山海相连，地理环境优越，被称为东南福地，山珍海味均有出产。宁波的先民们早在河姆渡时期就开始“稻饭鱼羹”。境内多山地，随时可以吃到各种鲜美的笋和菌菇，至于各种海鲜，更是宁波人日常餐桌上的当家菜。

透骨新鲜的海鲜，保存不易，除了冰冻、晒干，就是酒呛盐腌。宁波人很早的时候就开始藏冰，现在老江东这边依然保存了冰厂遗址。在老照片里，那菱锥形的建筑，许多老宁波人依然记忆犹新。

“鱼鲜五月味偏增，积冻中舱气自凝。未出洋船先贵买，几家窖得一田冰。”这是清代诗人李杲堂《鄞东竹枝词》里写的。由于冰冻保鲜的不易，普通宁波家庭大都选择咸腌保鲜，于是别具风味的宁波“咸下饭”就诞生了，宁波人美其名曰：压饭榔头。比较常见的有：泥螺、螺酱、蟹酱、呛蟹、酱膏蟹、蟹糊等。梭子蟹，在其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

我们经常用“第一个吃螃蟹”来比喻勇立潮头、敢为天下先的人。但蟹有许多种，各种蟹也各有各的吃法。宋代鄞县文人高似孙写过一本《蟹略》的书，介绍各种蟹，是博物学上的一本名著。清代国学大师全祖望也嗜蟹，文集里可以找出许多写蟹的诗词，除了因为家乡风物值得反复歌咏外，更多的我想可能是因为这种味道已深入宁波人的基因之中。

做蟹糊用的便是梭子蟹，因为它的形状像一枚织布用的梭子，所以叫梭子蟹，俗称白蟹。宁波、舟山沿海一带均有出产。

时下，正值东海梭子蟹大量上市的旺季，阿拉宁波的老饕们又可以大快朵颐一饱口福了！

当季的梭子蟹最为肥美，雌的有红膏，红膏呛蟹即用此腌制，此外以蟹入菜的葱油白蟹、白蟹煮土豆、白蟹炒年糕等，也都是甬上经典味道。每年八九月份是品蟹的最佳时节，正所谓“不时不食”。一般的蟹有半斤多重，有些雄蟹有一斤重，挑蟹也是一项技术活。据说不外传，这当然是一个玩笑，因为上街买菜，多半还是母亲。

梭子蟹是上天对于海边人的馈赠，其生命力极强，上岸后，依然能“横行”多时。我曾听一些老渔民讲过做“蟹黄饼”的故事：打开红膏活蟹，将蟹黄剔入碗中，待凝固后，风吹日晒，即成。

红膏呛蟹是宁波的珍贵物产，年夜饭的必备菜。冬春之交，过年前后，挑选肥壮的膏满雌蟹，先清洗干净，蟹嘴巴朝上，整整齐齐地排列在木桶或瓷碗缸里。一层盐，一层蟹，装满后，倒入调好的盐水，水要没过蟹。再用竹片盖住，放石块压一压。腌个三五天就可以吃了。

上好的蟹可以做蟹糊。洗净，剪去小脚，剥开蟹盖，去掉内脏杂物，再洗一遍，把肉剪成数块，加盐、拌匀，装入罐中，冷冻几天便可吃了，味道极佳。

小时候，每次母亲做蟹糊的时候，我便站在一旁看着。母亲很仔细，也很认真，一只蟹一只蟹地慢慢清洗，洗干净后，把水沥干，用剪刀剪成一块块，大致使红膏各块都能分配上一些，再撒上盐，配上酒，放入罐中。这样过两天，就可以吃了。红膏似红珊瑚，蟹肉晶莹剔透，看着就让人胃口大开，吃饭时总有“再来一碗”的冲动。

因为母亲做的蟹糊味道极佳，也常常拿它馈赠亲友，至今仍为亲友们津津乐道。母亲做的这些蟹糊，似乎已不仅仅是食品，而是融入了她对孩子对家人对亲朋好友的爱。

食物也寄托着一种乡愁。故乡的美食，母亲的味，我们会永远热爱。

热天里的 **配乐师**

□陈明

语文课本里曾学到：一进入七月，蝉就占据了家门前的树。我是屋里的主人，它却是门外的统治者。有了它的统治，无论怎样总是不很安静的。音画同源，言简意赅，犹如配乐诗，这几句对蝉的描述让我印象深刻。

从小到大，蝉鸣都是暑期印象中不可或缺的风景。烈日当空，树梢叶片纹丝不动，蝉趴在枝干上声嘶力竭地高歌；皓月皎洁，凉风徐徐穿透窗纱，蝉依然在夜的暗影中不眠不休地吟唱。不同于纺织娘的委婉缠绵，不似蚍蚍骄矜示威，更非金铃子清脆嘹亮，蝉的叫声直白简洁，很多时候单一音节演奏到底。初起如背景音乐似有若无，在夏的热烈氛围中隐隐渗透，一旦形成声势，直能如魔音穿耳，让人欲罢不能。若附近的树上有蝉们聚集，那宏大的立体交响乐声排山倒海而来，避无可避，除非出门认真把它们赶走了事。

近距离观察的话，这个小小的昆虫还蛮有看头。《诗经·卫风·硕人》美庄姜曰：齐侯之子，螭首蛾眉。《埤雅》释曰：螭者，蝉之一种，其额广而方，故以之比美人。大概彼时美女的品评标准走宽额头国字脸路线，视作参照物的蝉自然也跟着曼妙动人起来，更何况还有蝉翼、蝉鬃之精美。声、形俱佳，还隐隐有士大夫高洁不理凡尘之意，可见蝉也颇能博得人好感。古人的智慧和想象加上合理的阐释可以带来愉悦，让后来者品之产生出一种共鸣的满足。

晋崔豹《古今注·问答释义》中记载，传说齐王后因蒙受冤屈而自寻短见，逝后化身为蝉，年年在宫廷中的树上鸣叫，因此古人也把蝉叫作“齐女”“宫魂”。饶舌烦人的草根昆虫忽而生出幽怨惊悚的宫廷背景，这可能就是蝉鸣哀怨一说的缘起，不过我更愿意把它视作生命消散前所有力量的浓烈绽放。明知光阴短暂如白驹过隙，也要穷尽一生放肆喧嚣，当下高亢激越热情澎湃的歌者很可能已不复昨日的那一只，蝉的摇滚，要让全世界知道。

蝉的叫声虽然听起来似乎聒噪乏味，但其实频率各有不同，有时低有时高，有时快有时慢。如果蝉发出的声音比较低沉、断续，那它可能觉得身处危险之中，需要随时蛰伏隐蔽；如果它发出的声音清亮高扬，那便是在积极地求偶，使劲地炫耀。蝉叫声还能预报天气，天干物燥，蝉叫声就比较嘹亮。晴天毒日头底下知了声嘶力竭地吆喝，手里攥一根冰棍儿不午睡溜出去找小朋友玩耍，估计这样的画面小时候我们都少见。如果空气湿度过大，会增加蝉们腹部鼓膜和盖板的黏稠度，不利于振动发声。一旦树林里大声喧哗的蝉长时间集体噤声了，就表示雷阵雨可能即将来临。

蝉的世界里只有雄蝉能够发声。虽然雌蝉是不会出声的“哑巴”，但它的腹部配有听觉器官，敏锐的听觉让它可以接收雄蝉发出的各种频率的情歌，当它被某一款音频的歌声打动，就会寻找发出这种音浪的雄蝉进行爱的抱抱。蝉的恋爱似乎也挺浪漫，可惜目的太过简单直白，高分贝短暂的重金属音乐毫无感情可言，只是为了繁衍下一代而已。如此看来，北美颇有些传奇色彩的十七年蝉更是以特殊的生命周期辗转于生物圈的重重博弈中，以惊人的数量赢得生存的权利，不得不让人叹服进化的神奇力量。

犹如鸟语花香之于春天，雁鸣长空之于秋日，暑期若是没有蝉鸣声声，那便缺了夏之韵味，少了灵魂的酷暑当头终究乏味无趣。多年黑暗中的苦工，几周阳光下的享乐，害虫也罢，存在即合理的食物链一环也罢，还是让知了在在高树上尽情唱它的歌吧。